

民衆文學

附 小說 世界 刊

第七期目錄

題民衆文學

蟻喻

胖大姐的幸運

田園千家詩(續)

什麼使得我們覺着

渴?

雀子斑

世界寓言

鷹教主人

鏡談

舌頭與心

妖茶壺

◀ 自然之舞 ▶



暢快

專給受過平民教育的人看的

平民叢書

凡是讀過平民千字課的，就能夠看這套書了。這套書共分公民史地、實業、衛生、自然、遊戲、文藝、雜類等八大類。所選材料，均以有興趣有實益的為主。現在把公民衛生兩類的書目開列在後面，供諸位選讀。

【實業類】

棉花

一冊

養羊

一冊

養蠶

一冊

養鴿

一冊

簡易的製造法 第一集

桐

一冊

【遊戲類】

猜謎錄

第一集

猜謎錄

第二集

引笑錄

第一集

引笑錄

第二集

商務印書館出版

題民衆文學

劉秩升

我們這種文學，

不是產生在小說世界嗎？

牠裏面有詩歌，有笑話，

有插圖，有故事。

並不是那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乃是自然的抒情的平民文學，

不是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乃是新鮮的誠樸的寫實文學；

不是迂晦的艱澀的山野文學，

乃是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題民衆文學

總而言之此所謂民衆文學。

民衆文學呀！

我願你揮揚大地！

失學的同胞兄弟姊妹呀！

怎麼不大家來看！

故
事
蠅
喻

季
誦
廉

包兒是個天資魯鈍的學生，他手上捧着書，站在牆的對面，哭哭啼啼的，他的姐姐走這裏經過，看見包兒哭，就問他哭的甚麼事，包兒說道：「先生教我的書讀不熟，明天是要受罰的！」姐姐說：「別哭！別哭！你不看見牆根的蝸牛嗎？他雖是走的很

慢，但是能夠走到屋上，你何不和他學一學哩！慢慢的讀，總可以讀熟了，是沒有用的啊！包兒被這番話感動了，便讀個不休，等到明天，包兒對答如流的一些不差。

小朋友！你們患這毛病嗎？可以照包兒讀書的法子做，是不錯的，但是不可性急，也不能懈怠啊！

滑稽畫 胖大姐的幸運 龍游丘

胖大姐的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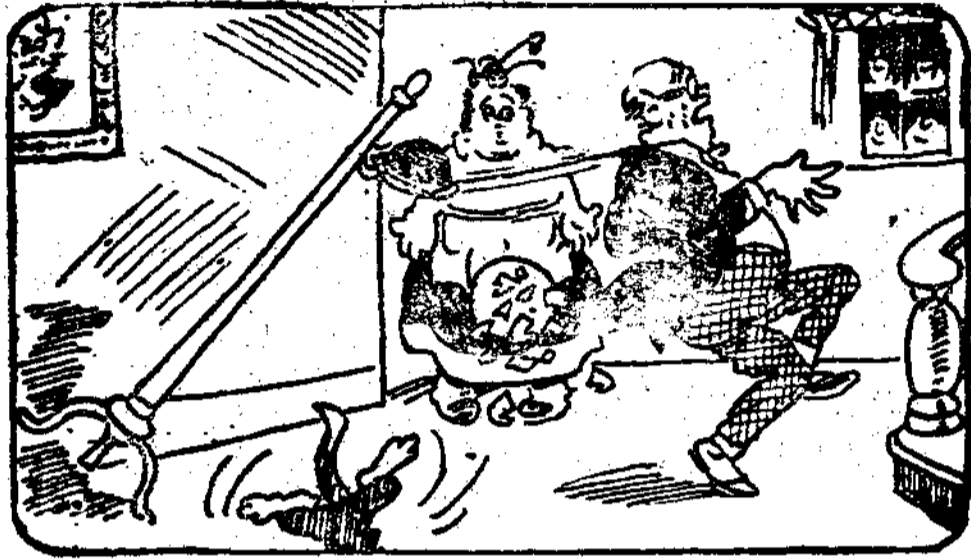


胖大姐一棒去牛奶給主吃，因神將跌了
 大棒一牛奶去，為留碗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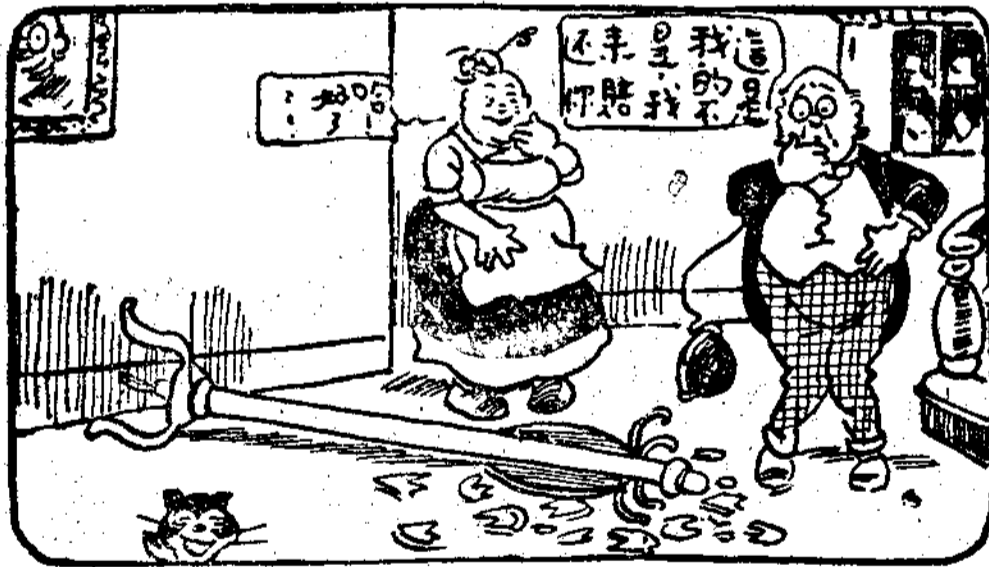
三



她想，想辦法，只好將破碗拾起，預備向主討饒去。



了帽轉邊纏的知上在帽，回壯
 • 架身，在扣帽，衣子他來先
 倒，一頸帶上誰架挂將了生



• 大你是是不說去生了碗連剛胖
 姐罷，我住道，過，統盤走大
 大，我的，，連意壯給連到姐
 喜胖賠不這對忙不先摔碎，剛



歌詩 田園千家詩 (續)

胡寄塵選輯

其五

兩鬢鬢鬆貌帶枯。誰家有婦醜如奴。只緣日日將茶採。雨灑風吹
失故吾。

(註)失故吾。謂不似舊時的容貌。

其六

園中纔到又聞雷。溼透雙鞋未肯回。遙囑鄰姑傳信去。把儂青笠
寄將來。

其七

小笠蒙頭不庇身。衣衫半溼像漁人。手中提著青絲籠。只少長竿

與細綸。

(註)綸，便是絲。言戴著小笠。手提竹絲籃。衣衫半溼。絕像漁翁。如再擎著長竿細綸。便真是一個漁翁了。

其八

手挽筠籃鬢戴花。松蘿山下採山茶。途中姊妹勞相問。笑指前村是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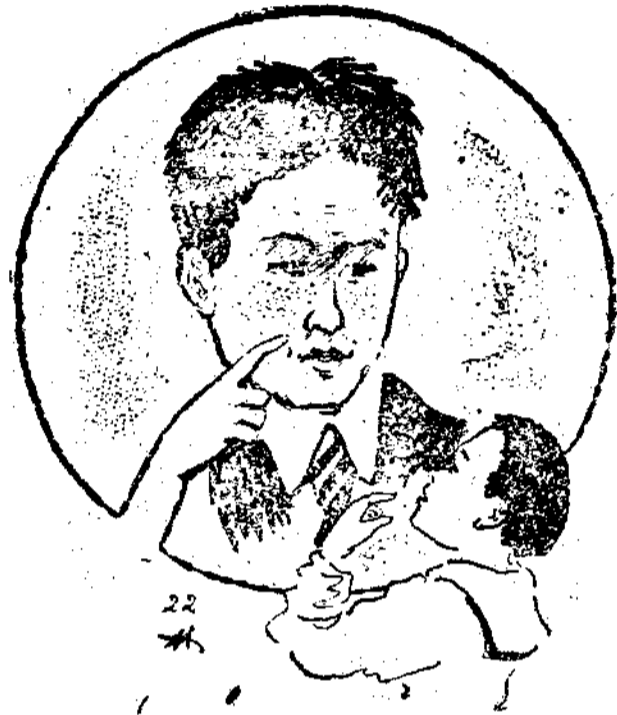
(註)筠籃，是竹籃。

儂家樓屋傍垂楊。一帶青陰護草堂。明日若蒙來約伴。到門先覺焙茶香。

其九

乍暖乍寒屢變更。天焙茶色最難平。西山日落東山雨。道是多情卻少情。

其十
破卻工夫未滿籃。北枝尋罷又圖南。無端折得同心葉。纖手擎來鬢上簪。
(完)



雀子斑

雀子斑

胡文煒

先生問初學英文的蓮生道：「且的後一個字是什麼字？」（意思要他說出 i 來）蓮生道：「不曉得！」先生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的鼻子旁邊有什麼東西（意思要想他說出 e）。眼睛來（音與 i 同）蓮生道：「滿面的雀子斑」。

什麼使得我們覺着渴？

八

常識談話 什麼使得我們覺着渴？

守一

有些人說：口渴的緣故，皆因蓋在喉舌上的黏膜，給空氣乾燥了，不得不用水去潤濕牠們——使得我們覺着渴的，自然是喉和舌了。這是錯的。人體必須有大量的水去維持牠的常態。如果人體內的水分過於缺少時，對於製造血液上是很有的妨礙的，故人體到了缺少水分的時候，那些構成人身全體的細胞，便會自然而然的發出一種警告，因而感應到喉和舌。所以那使得我們覺着渴的，並非喉和舌，是人體的自身。



世界寓言

(第一集)
(印度寓言上)

胡寄塵

印度是東方的一個古國。現在隸屬於英國。失了自主之權。但是他的文化很好。他和中國交通最早。我們中國的佛經。便是從印度傳過來的。現在我編這本寓言的材料。也便是從佛經裏取出來的。諸君讀了。一定覺得他很有趣。而且很有益處。

偷衣之賊 從前有一賊。偷了國王的衣服。逃至他方。國王差人將他追了回來。那賊道。這衣服不是偷來的。是我的祖父遺傳給我的。國王道。既然是你的祖父遺傳給你的。你試著在。身上給我看。那賊因為這樣的衣服。他從來沒有著過。不知怎樣著法。將褲子當衣裳著。衣裳當褲子著。國王一見。便道。你既然不會著。便可證明這衣服不是你祖父傳給你的了。倘真是你祖傳的衣服。你應該知道怎樣著法。此賊無話可答。便破了案。按。不是自家的東西。終不可據為己有。



鷹救主人



劇短
鷹救主人

十

何其寬

人物 某國王 兵士 國王的鷹

地點 一座樹林

(國王帶着鷹，走進樹林。兵士跟在後面。)

國王 現在我非常口渴，我希望能夠在這裏找到些水喝。

兵士 我並瞧不見有水國王！

國王 我想放了鷹，讓他替我們去尋找。他是同我們一樣的口渴。

(國王放了鷹，他隨即飛到石堆上。)

兵士 你看他環繞那些石頭飛來飛去，怎樣的快樂呀！

國王 我們在那裏一定可以找到水的，來呀！

兵士 國王！他並不停下來喝水，是什麼緣故呢？

國王 真奇怪！讓我們爬到石堆上去看看，我恨不得馬上就有得喝。

(他們開始向上爬。)

兵士 這石頭下面
有水滴下來，國王！
我們無庸爬上去
了。

國王 我知道了，我
知道了。這是從上
面的泉水淌下來
的。

兵士 讓我來盛滿
一杯，國王。

(他慢慢地盛
滿了一杯水。國

王拿着杯子，正要喝時，忽然鷹飛下來，打翻他手上的杯子。)

摩敦主人



國王 哦，他太飛近了。

兵士 讓我來重新盛滿一杯，國王！

（他又盛滿了一杯水。國王拿着杯子，正要喝時，鷹又飛下來，打翻他手上的杯子。）

國王 這鳥和我弄玩笑麼？

（國王打鷹，他隨即飛開了。）

國王 快飛開！快飛開！

兵士 哈哈！國王他真是和你弄玩笑。讓我來重新盛滿一杯水。

（他盛滿了一杯水。國王拿在手上，正要喝時，鷹忽然又飛下來，打翻他手上的杯子。）

國王 什麼！你又來麼！我要來教訓你一次。

（他打鷹，鷹又飛開了。）

兵士 國王！看呀！每次他都是飛到石上去的。

國王 這真奇怪！但是我非常口渴，快些替我盛滿一杯水。

兵士 我將到石上的泉水那裏去，這裏的水滴下來很慢。
國王 那末，你快快爬上去。

（兵士爬到石上，隨即嚷着爬下來。）

兵士 我已找到泉水了，有一條蛇睡在裏面，國王！

國王 一條蛇麼！

兵士 一條大蛇！這

泉水一定有毒，淌

到下面的水，也有毒的。

（兵士嚇得爬下來。）

鷹救主人



國王 那末，方才杯子裏的水，也有毒了。
兵士 是的，國王！

國王 哦，現在我明白了。我的好鷹鳥！到我這裏來！你看見蛇睡在泉水裏，你知道冰中有毒，所以不許我喝。你救了我的性命，我反而怨恨你，打你，我實在很憂愁。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

(完)



童話 鏡 誤

夏天民女士

許久許久以前，有一位少年和他的妻子住在一個幽靜的地方。他們祇生一個女孩，都傾心愛伊。可惜我不能將他們的名字告訴你們，因為時光過得太長了，人家早已不關心他們的事，但他們住的地方，是在伊希哥省內，名麥坨亞馬。一次，這人因事無奈上日本的京城，那時他的女孩，還是個嬰兒，因為路途遙遠，不便挈帶家眷，所以他獨自一人起程前往，向伊們祝了別後平安，又應許回來帶體面的禮物給他們。

他的妻子，從來沒有離家，走過較鄰村更遠的路，伊想起伊的丈夫此次出門。走如此長的路程，難免有點駭怕；然而伊又有些驕傲，因為在這村裏，伊的丈夫，是第一個赴帝都去的，並且在那裏還可以得許多珍奇的閱歷。

後來，遂了伊的盼望，伊的丈夫歸期到了，所以伊忙着替女兒，穿上頂好的衣服，自己也穿上一件好看藍色的衣服，伊曉得那衣服是伊丈夫歡喜的。

你們可以想像這個好婦人看見伊的丈夫健全平安抵家，是如何的高興；而這個小女孩是如何的拍掌歡迎，並且伊一聽見伊父親帶歸來給伊的體面的玩物，是如何的喜笑哩。他自己又將路上和城裏所見希奇的事情，說了一大套。

他對他的妻子說道：「我帶回一個頂好看的禮物給你，那就是一面鏡子。瞧，瞧看告訴我在裏面你看見甚麼。」

他就給了伊一個光滑白木做的匣兒，伊一打開，在匣內就看見一個圓鐵包的東西，一面是白如銀霜並且彩飾花和鳥凸起的花樣；又一面是光亮透徹的水晶，向裏一望，看見一個少婦，又驚又喜，張着嘴，光着眼，並帶笑容望着伊。

他看見伊又驚又喜，正要賣弄他出去學到的一些事，就問他的妻子道：「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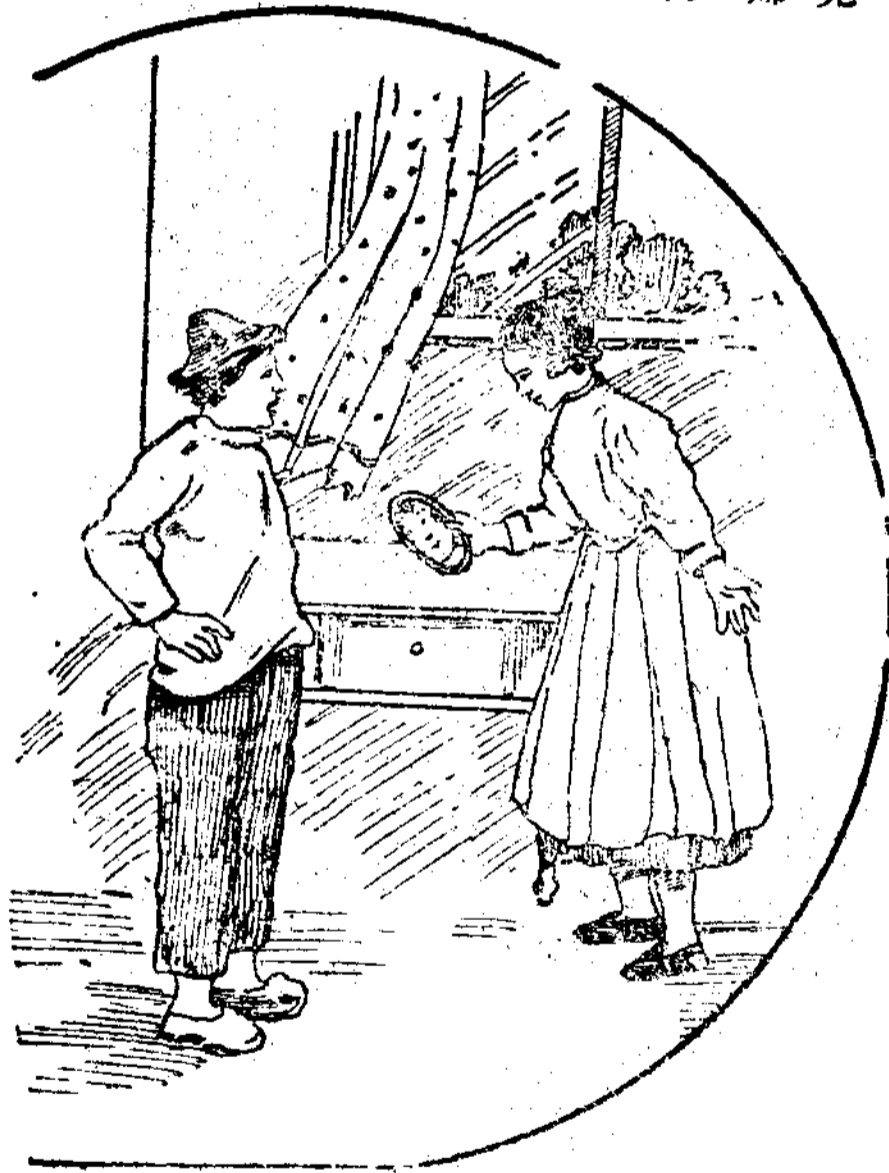
看見些甚麼？

「我看見

一個美貌的婦人，對我望着，伊顫動伊的嘴唇，似乎要開口說話，我好苦啊！伊穿的一件藍衣，正是與我一樣，這是何等奇怪哩！」

伊的丈夫

要誇他曉得他妻子所不曉



得的，說道：「你這愚蠢的婦人！怎的！你所見的就是你自己的臉！那塊圓鐵包的東西，就是一面鏡子。雖然從前我們在這村裏沒有看見過，而在城市中，是人人皆有的。」

這個婦人，很是寶貴伊的禮物，難得拿出鏡子來照照；你們當記得，因為這是開始第一回伊看見鏡子，自然伊也是第一次瞧見伊自己美貌的反影，但伊想這樣希奇的東西，倘若天天用他，似覺伊太豪奢了，立刻伊把這鏡子又關在匣子裏面，小小心的收放在伊的銀櫃裏。

歷年以來，這夫妻倆仍是快快樂樂的度日。他們生命上的快樂，就是他們的小女兒伊長得很像伊母親的模樣，伊又是服從義務生性仁厚的孩子，故人人愛伊。見伊自己生的如此可愛，伊也就稍為曉得注意一點子裝飾的事，至於伊的母親，用心把鏡子匿藏起來，恐輕用了，反養成伊小女兒的驕傲性質。

伊總不提起鏡子的話，至伊的丈夫，也早已將這件事忘掉，所以這個女兒長大，像伊母親以前一樣天真爛漫；也不知道伊自己的美貌和鏡子裏的反影。

漸漸的，在這快樂的家庭裏，遭遇了一件不幸的事，這位仁愛的母親，染病倒

床，雖然伊的女兒日夜盡心服事。但伊的病勢，仍然是一天不如一天，到底無疑伊是不能好，必要死了。

當伊曉得伊快要別離伊的丈夫和孩子，這可憐的婦人，覺着十分憂愁爲那伊要離別的人悲哀，尤其是爲伊的小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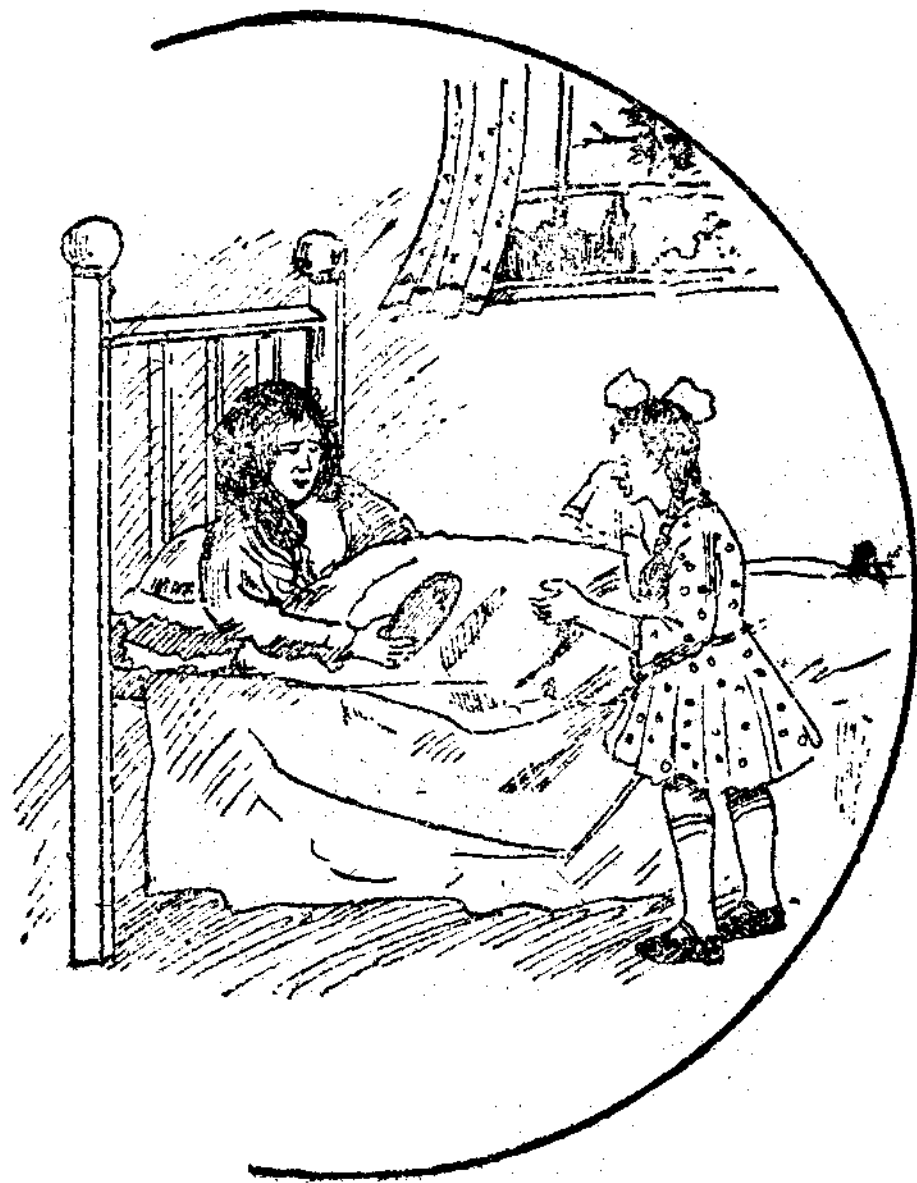
伊叫了這女孩到伊的面前，說道：『我親愛的孩子，你曉得我病的很不久就要拋別你親愛的父親和你。我死後要你應許我一椿事情，你一定要早晚望一下這鏡子；你必能看見我在那裏面，並且曉得我仍然是照顧着你。』說着，就從階藏地方取出鏡子，交給伊的女兒，這孩子含着淚應許了，於是這位母親閉着眼睛，一會兒就安然離了人世。

此時這個孝順的女兒，總不忘記伊母親臨終的遺囑，每天早晨就拿出鏡子來，凝望了好一會。在那裏面，伊見着伊亡母光明巧笑的幻像。不像伊臨終日子的土色病容，但像伊早歲的少年美貌的母親。晚上伊將白天的經歷和難處稟告伊的母親；早晨伊請求伊母親的同意和鼓勵伊當做的事。

所以一天一天的如在母前度日，勉力圖伊母親喜歡，如在伊生前一樣，並且

總是小心避
去一切叫伊
母親受痛苦
或憂悶的事。
伊最大
的快樂，就是
伊看鏡子而
得的，伊說道：
「母親！你要
我怎樣，我今
天就怎樣。」
伊這樣
每天早晚不
絕的望着鏡

鏡談



子，好像對鏡中人交談似的，久而久之，伊的父親見伊舉動奇怪，問起緣故。伊說道：「父親，我每天向鏡裏望我親愛的母親，對伊談話。」於是伊又將伊母親死時的遺囑稟告他，並說伊已遵行了。爲伊如此天真爛漫，如此忠實，和如此孝心的順從，感動了伊的父親，流下憐恤的眼淚來。在他的心裏，他也找不出法子去告訴這孩子，說在鏡子裏所看見的，是伊自己可愛的臉，永遠的同感和意念之聯合，一天一天的漸漸變成伊死的母親一樣。

舌頭與心

麟 斬

某人同他的下人說：「你殺一隻羊，把他最好的東西拿來，」下人遵命去實行，把羊的舌頭與心拿來了，「第二天，主人又同這下人說：「你再殺一隻羊，把他最不好的東西拿來，」下人又拿了舌頭與心來。」主人問他道：「這是怎麼個講法呢？」下人答道：「要是他好的時候，沒有再比舌頭與心好的；要是他壞的時候，沒有再比他壞的了。」



話童 妖茶壺

夏天民女士

許久以前，我聽說住在可鵠克省馬靈機廟裏有個聖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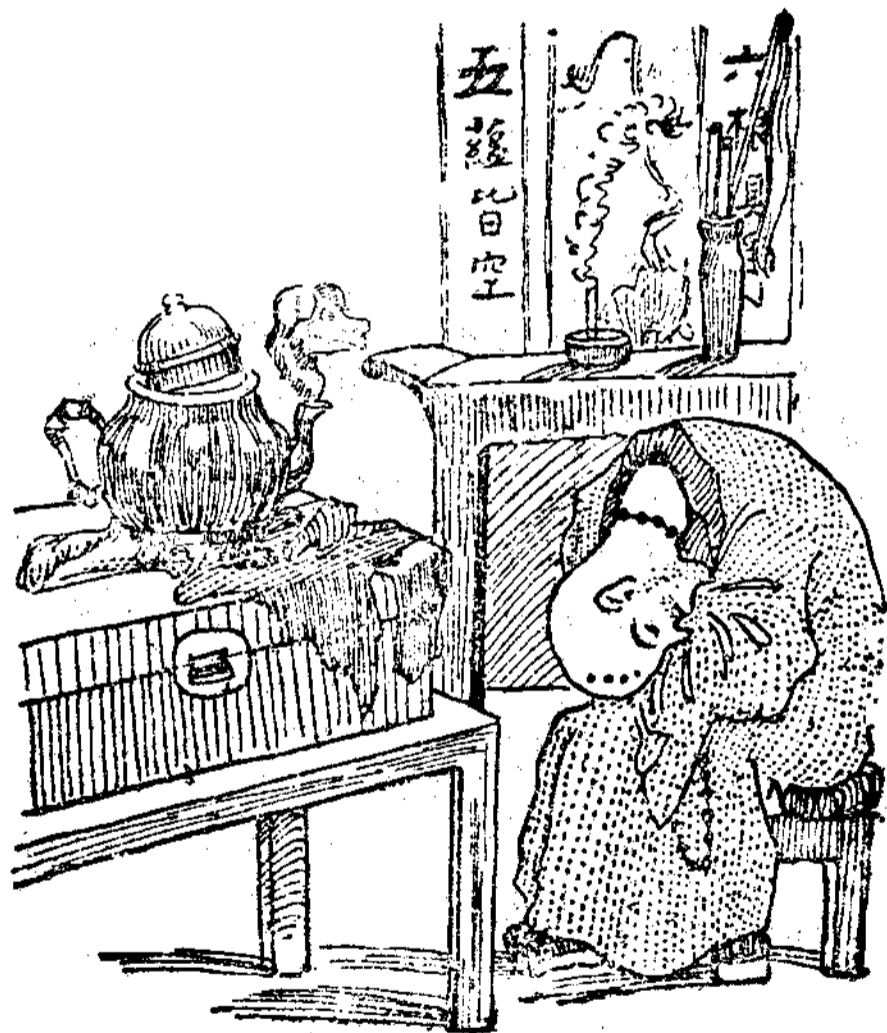
現在說到這位宜受尊崇的人——聖僧——有三件事。第一，他專心注重默經，禮儀，常規和教義。其次，他有極佳的癖愛。就是再沒別的勝過他喜歡那古式的茶禮。第三，他裏裏外外的事都曉得，並且極愛便宜貨。

當他看見他那市鎮後街上一個小店裏，房角上擺着一把長了鏽而且塵埃污透幾乎沒人注意的舊茶壺時，他的歡喜，再沒有了。

這位聖僧對這店裏的人說：「一把醜陋不堪的東西。但煮沸我晚上喝的水，是很可以的。我定給你三文錢買下來。」

他將這把茶壺買下來，快快樂樂的帶回廟去，因為這壺是古銅細工做的，正為煮茶用的。

小和尚將這茶壺揩擦乾淨，看了真令人歡喜，聖僧將這壺左右旋轉上下精察，並用指甲輕輕敲那茶壺，聽他的響聲。他笑着呼叫道「便宜貨！便宜貨！」一面說一面擦他的手。他把這個茶壺放在一個箱子上，用一塊深紅色的布蓋着，並觀察了好久，他心滿意足。擦他的眼睛一



會，雙目緊閉，頭向前垂，竟入黑甜鄉去了。於是發生一件奇事。就是這把茶壺雖不用手去移動，他自能行動。在那壺嘴以外，又伸出一個毛髮毵毵的頭和兩隻明亮的眼睛。而且壺蓋一上一下的跳動。現出四只棕黃色的爪和一條很好毛髮光澤的尾巴。在片刻間，這壺竟從箱上下來，四面八方的走，到處觀察東西。

牠說道：「這真正是一個極使人適意的房子。」

牠知道牠自己在如此好寓所，牠很是高興，立刻起首活潑的跳躍，又高聲的歌唱。在隔壁房間，有三四個小和尚，正在誦經。他們說：「此老真是快活，但傾耳一聽，他唱些甚麼呢？」他們都掩袖而笑。

「浩天之德，」這個聲響就是這怪茶壺唱的哪！撞！撞！撞！

這些小和尚立刻停止了笑聲。其中有一位溜去窺探。

他不覺呼喊道：「哎！這是惡魔和一切在牠身上的東西呵！」

「這是師父的舊茶壺，竟變成了豬籠的種類。神佛保佑我們脫離妖怪！否則，我們必至滅亡呵！」

又有一個正跪在地上誦聖經的小和尚說：「我將這壺磨擦乾淨，還沒到一

小時呵！

第三個又笑着說：「我是附近看見那怪物的。」

於是他們立刻都放下經去追趕那妖怪，要捉住牠。但他們那裏趕得上呢？一點都不能的。牠一面跳躍的，慢慢就飛向空中去了。這些小和尚一齊衝到這裏，又衝到那裏，有的衝倒在地上的蓆子上面。他們跑得熱極，他們跑得氣喘了。

這個茶壺笑道：「哈哈！哈哈！」這個驚人的壺又笑道：「若是你們有能力，就來捉住我呵！」立刻這位長老聖僧，醒了過來，滿面緋紅。

他說：「這樣喧鬧，是甚麼意思，爲什麼擾亂我的善念和一切事呢？」

這些小和尚，一面喘着氣，一面揩面上的汗，呼叫道：「師父！師父！你的茶壺是個妖怪！他完全如同豬籬一樣。牠使我們跳躍，你不相信哪！」

這位長老說：「胡說！妖怪麼？沒有的事。這好好的東西，放在箱上，那正是我放的地方。」

確是如此，憑你們仔細考察，或是偶然看去，總看不出一根豬毛在上面，這就是小和尚們錯看了。

於是長老說：「我曾聽見杵生雙翅與白分飛的故事。那還容易明白些，但一個茶壺變成豬獐是沒有的事，是從來沒有的事呵！弟子們！快去誦你們的經文，還該祈禱脫離「迷心之物」的危險。」當晚，這個聖僧將這壺裝了一滿壺水，放在火爐上烹，當水起首烹沸的時候——這壺喊起來道：「哎，哎，哎，「地獄的火氣呵！」牠不住的跳出火外。」

這位長老喊道：「妖術！黑妖精！一個鬼！一個鬼！一個鬼！憐恤我！救難！救難！救難！」於是這位可愛的好人被駭昏了。小和尚們都跑來看是甚麼事。

他喘氣的說：「這壺真是妖怪。牠是個豬獐，牠確然是個豬獐……牠又說話，又環繞這房子跳躍。」

一個小和尚說道：「師父，不是，看這好好的東西放在箱子那裏。」
確然是如此的。

這些小和尚說：「最可敬崇的師父，讓我們衆人祈禱脫離迷心之事。」

這位長老將這個茶壺賣給了一個補鍋匠，賣了二十個銅元。

他說：「這是一個極好的古銅壺，注意我移交此壺給你，我確實不能告訴你

爲甚麼。」哎，是便宜貨呵！這個補鍋匠是個僥倖的人，便將那壺帶回家去了。他將此壺左右上下的旋轉精細的考察。

這個補鍋匠說道：「一件精緻而且價廉的東西。」那天晚上，他上床去睡時，他將這壺放在手邊，看牠明日早晨如何。

在夜半他醒時，他就努力開始的借着月光望這茶壺。俄頃間，雖沒用手去移動，牠竟能自己行動起來。

補鍋匠說道：「怪哉！」但那些東西來時，原是他帶來的。壺伸出一個毛茸茸的頭，和兩只明亮的眼睛。壺蓋一上一下的跳。現出四只棕黃色的毛爪。和一叢毛髮的尾巴。他走到這補鍋匠貼近，並將一隻毛爪放在他的身上。這補鍋匠喊叫道：「啊呀？」

這茶壺說：「我不是邪魔！」

補鍋匠說：「不然。」

「但我歡喜人家善待我。我是一把豬籠茶壺。」

他說：「像的很。」

「在廟裏他們呼我種種的名稱。打我，並將我放在火上。你想我那裏受得住。」他說：「我可以隨你的意思。」

「我想要你爲我好好安頓。」

補鍋匠說道：「要我將你存在一個漆箱子裏面麼？」

「完全不要，只要和你作伴，讓我們再三談談。我愛吸煙。我喜吃飯，豆類和糖食。」

這補鍋匠說：「有時飲一杯酒麼？」

「是這樣你願意麼？」

補鍋匠說：「我很願意。」

茶壺說：「我甚是感激，但是晚上天氣漸變寒冷了。你不抗拒我和你同床麼？」

補鍋匠說道：「這也不是什麼世間少有的事。」

於是這補鍋匠就和這茶壺成爲好友了。他們在一塊兒吃飯，說話。這壺是一個精明而且是頂好的同伴。有一天牠問道：「你貧窮麼？」

補鍋匠回答道：「是，非常的貧窮。」

「好，我有一個如意的計劃。雖然我是個茶壺，但已出乎常道，確然成精了。」
這個補鍋匠說：「我相信你。」

「我的名字是巴姆巴卡，恰嘉麻。我是豬籮茶壺太子。」

補鍋匠說道：「殿下！」

這茶壺說：「若你依我的忠告，就把我帶着四方奏藝，我確實是出乎常情，我要使你得着一個財源。」

補鍋匠說：「我親愛的巴姆巴卡！那就很難爲你了！」

茶壺說：「這完全不難，讓我們立時起首實行。」

於是他們去做了。

這個補鍋匠買了掛布，將壺掛在上面，到一個戲院裏去。他高叫巴姆巴卡出色的寶貝。人們是怎樣擁擠着來看這把戲呵！因爲這古怪博雅的茶壺，按着原來的樣子跳舞歌唱和拋繩。他玩如此的把戲，並有許多取笑的法子，令人笑得腰酸。更有一件樂意事，就是那茶壺從從容容如貴人一樣，道謝衆人賞光的意思。

巴姆巴卡恰嘉麻，已成爲那地方話柄，來看的有許多紳士們——普通的人

也不少。至於這個補鍋匠，他手裏接着錢並且握着一把扇子不住的搖。你們可以相信，他這時已經富足並且長的肥胖了。他甚至於往宮院裏去，在那裏有許多貴婦和公主們來看，因此這茶壺格外出名。後來這個補鍋匠停止了營業，這茶壺含淚到他面前說道：「我恐怕現在是

妖茶壺



離開你的時候了。」

他說：「親愛的巴姆巴卡！現在不要說這種話。現在我們已經富足可以共同享樂。」

這茶壺說：「我們聚會的時候已經完了，你再不能看見老巴姆巴卡。從此以後，我不過是一把尋常的茶壺，別無他異了。」

補鍋匠流淚道：「呵，親愛的巴姆巴卡，我將怎樣呢？」

茶壺說道：「我想，我歡喜你把我送到馬靈機廟裏，作為聖潔的寶物。」

此後，牠也不動，也不說話，於是那補鍋匠將牠送到馬靈機廟裏，作為聖潔的寶物，並且把一半財產給牠。

這茶壺歷了許多年數，盛享奇異的名聲。甚至有些人把他當做神仙禮拜。

(完)